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

話說襲人因問平兒：「何事這等忙亂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都是世人想不到的，說來也好笑。等過幾日告訴你，如今沒頭緒呢，且也不得閒兒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李納的丫鬢來了，說：「平姐姐可在這裡？奶奶等你，你怎麼不去了？」平兒忙轉身出來，口內笑說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襲人等笑道：「他奶奶病了，他又成了香餒餒了，都搶不到手。」平兒去了。不提。這裡寶玉便叫：「春燕，你跟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，把鶯兒安伏安伏，也不可白得罪了他。」春燕一面答應了，和他媽出去。寶玉又隔窗說道：「不可當著寶姑娘說，看叫鶯兒倒受了教導。」

娘兒兩個應了出來，一面走著，一面說閒話兒。春燕因向他娘道：「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，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！」他娘笑道：「小蹄子，你走罷！俗語說，『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』，我如今知道了，你又該來支問著我了！」春燕笑道：「媽，你若好生安分守己，在這屋裡長久了，自有許多好處。我且告訴你句話。寶玉常說：這屋裡的人，——無論家裡外頭的，一應我們這些人——他都要回太太，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。你只說，這一件可好不好？」他娘聽說，喜的忙問：「這話果真？」春燕道：「誰可撒謊做什麼？」婆子聽了，便念佛不絕。

當下來至蘅蕪院中，正值寶釵、黛玉、薛姨媽等吃飯。鶯兒自去沏茶。春燕便和他媽一徑到鶯兒前，陪笑說：「方纔言語冒撞，姑娘莫嘆莫怪！特來陪罪。」鶯兒也笑了，讓他坐，又倒茶。他娘兒兩個說有事，便作辭回來。忽見蕊官趕出，叫：「媽媽，姐姐，略站一站。」一面走上，遞了一個紙包兒給他們，說是薔薇硝，帶給芳官去擦臉。春燕笑道：「你們也太小氣了，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？巴巴兒的，又弄一包給他去。」蕊官道：「他是他的，我送的是我送的。姐姐千萬帶回去罷！」春燕只得接了。

娘兒兩個回來，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，也纔進去。春燕便向他娘說：「只我進去罷，你老人家不用去。」他娘聽了。自此，百依百隨的，不敢倔強了。

春燕進來，寶玉知道回復了，便先點頭。春燕知意，也不再說一語，略站了一站，便轉身出來，使眼色給芳官。芳官出來，春燕方悄悄的說給他蕊官之事，並給了他硝。寶玉並無和琮環可談之語，因笑問芳官：「手裡是什麼？」芳官便忙遞給寶玉瞧，又說：「是擦春癩的薔薇硝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難為他想的到！」

賈環聽了，便伸著頭瞧了一瞧，又聞得一股清香，便彎腰向靴筒內掏出一張紙來，托著笑道：「好哥哥，給我一半兒！」寶玉只得要給他。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，不肯給別人，連忙攔住，笑說道：「別動這個，我另拿些來。」寶玉會意，忙笑道：「且包上拿去。」

芳官接了這個，自去收好，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。啟奩看時，盒內已空，心中疑惑：「早起還剩了些，如何就沒了？」因問人時，都說不知。麝月便說：「這會子且忙著問這個，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使了。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，那裡看的出來？快打發他們去了，僮們好吃飯。」芳官聽說，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。賈環見了，喜的就伸手來接。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。賈環見了，也只得向炕上拾了，揣在懷內，方作辭而去。

原來賈政不在家，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，賈環連日也便裝病逃學。如今得了硝，興興頭頭來找彩雲。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閒談，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：「我也得了一包好的，送你擦臉。你常說薔薇硝擦癩比外頭買的銀硝強，你看看，是這個不是？」彩雲打開一看，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是和誰要來的？」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。彩雲笑道：「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！這不是硝，這是茉莉粉。」賈環看了一看，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，聞聞也是噴香，因笑道：「這是好的硝粉一樣，留著擦罷，橫豎比外頭買的高就好。」彩雲只得收了。

趙姨娘便說：「有好的給你？誰叫你要去了？怎麼怨他們耍你！依我，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。趁著這會子撞喪的撞喪去了，挺床的挺床，吵一出子！大家別心淨，也算是報報仇！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？——就問你，你也有話說。寶玉是哥哥，不敢衝撞他罷了；難道他屋裡的貓兒，狗兒，也不敢去問問？」賈環聽了，便低了頭。彩雲忙說：「這又是何苦來！不管怎樣，忍耐些罷了。」趙姨娘道：「你也別管，橫豎與你無干。趁著抓住了理，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，也是好的。」又指賈環道：「呸！你這下流沒剛性的，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！平白我說你一句兒，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，你倒會扭頭暴筋，瞪著眼，撒摔我；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，倒就罷了。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！你沒有什麼本事，我也替你恨！」

賈環聽了，不免又愧又急，又不敢去，只摔手說道：「你這麼會說，你又不肯去，支使了我去鬧。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，我捱了打，你敢自不疼？遭遭兒調唆我去，鬧出事來，我捱了打罵，你一般也低了頭。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！你不怕三姐姐，你敢去，我就服你！」一句話戳了他娘的心，便嚷道：「我腸子裡爬出來的，我再怕了，這屋裡越發有話頭兒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拿了那包兒，便飛也似往園中去了。彩雲死勸不住，只得躲入別房。賈環便也躲出儀門，自去玩耍。

趙姨娘直進園子，正是一頭火，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。瞧見趙姨娘氣的眼紅面青的走來，因問：「姨奶奶，那裡去？」趙姨娘拍著手，道：「你瞧瞧！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，掂人的分量，放小菜兒了！要是別的人，我還不惱，要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，還成了什麼了！」夏婆子聽了，正中己懷，忙問：「因什麼事？」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，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。夏婆子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今日纔知道？這算什麼事！連昨日這個地方，他們私自燒紙錢，寶玉還攔在頭裡。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，就說使不得，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。這燒紙倒不忌諱？你想一想：這屋裡除了太太，誰還大似你？你自己掌不起，但凡掌的起來，誰還不怕你老人家？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，就得罪他們，也有限的，快把這兩件事抓著理，扎個筏子。我幫著你作證見。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，以後也好爭別的，就是奶奶姑娘們，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。」趙姨娘聽了這話，越發有理，便說：「燒紙的事我不知道，你細細告訴我。」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，又說：「你只管說去，倘或鬧起來，還有我們幫著你呢。」趙姨娘聽了，越發得意，仗著膽子，便一徑到了怡紅院中。

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。芳官正和襲人等吃飯，見趙姨娘來了，忙都起身讓：「姨奶奶吃飯。什麼事情，這麼忙？」趙姨娘也不答話，走上來，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，手指著芳官，罵道：「小娼婦養的！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，不過娼婦粉頭之流，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！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！寶玉要給東西，你攔在頭裡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？拿這個哄他，你只當他不認得呢。好不好，他們是手足，都是一樣的主子，那裡有你小看他？」

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，一行哭，一行便說：「沒了硝，我纔把這個給了他；要說沒了，又怕不信。難道這不是好的？我便學戲，也沒在外頭唱去。我一個女孩兒家，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！姨奶奶犯不著來罵我，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。梅香拜把子，都是奴才罷咧。這是何苦來呢！」襲人忙拉他說：「休胡說！」趙姨娘氣的發怔，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。襲人等忙上來拉勸，說：「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，等我們說他。」

芳官捱了兩下打，那裡肯依，便打滾撒癩的哭鬧起來，口內便說：「你打的著我麼？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！我叫你打了去，也不用活著了！」撞在他懷內，叫他打。眾人一面勸，一面拉。晴雯俏拉襲人，說：「不用管他們，讓他們鬧去，看怎麼開交。如今亂為王了，什麼你也來打，我也來打。都這樣起來，還了得呢！」

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，聽見如此，心中各各趁願，都念佛說：「也有今日！」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，見打了芳官，也都趁願。

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玩。湘雲的大花面葵官，寶琴的荳官，兩個聽見此信，忙找著他兩個說：「芳官被人欺負，僮們也沒

趣兒。須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，方爭的過氣來。」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，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，便不顧別的，一齊跑入怡紅院中。荳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，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。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，手撕頭撞，把個趙姨娘裏住。晴雯等一面笑，一面假意去拉。急的襲人拉起這個，又跑了那個，口內只說：「你們要死啊！有委屈，只管好說。這樣沒道理，還了得了！」趙姨娘反沒了主意，只好亂罵。蕊官藕官兩個，一邊一個，抱住左右手；葵官荳官，前後頭頂住，只說：「你打死我們四個纔算！」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，哭的死過去。

正沒開交，誰知晴雯早遭春燕回了探春，當下尤氏、李紈、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眾媳婦走來，忙忙把四個喝住。問起原故來，趙姨娘氣的瞪著眼，粗了筋，一五一□，說個不清。尤李兩個不答言，只喝禁他四人。探春便歎氣說道：「這是什麼大事！姨娘太肯動氣了。我正有一句話，要請姨娘商議，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，原來在這裡生氣呢。姨娘快同我來。」尤氏李紈都笑說：「請姨娘到廳上來，偕們商量。」

趙姨娘無法，只得同他三人出來，口內猶說長說短。探春便說：「那些小丫頭們原是玩意兒。喜歡呢，和他玩玩笑笑；不喜歡，可以不理他就是了。他不好了，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，可恕就恕；不恕時，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，說給他去責罰。何苦不自尊重，大吆小喝，也失了體統。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，他也不尋人去？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氣兒，別聽那說瞎話的混賬人調唆，惹人笑話自己，白給人家做活。心裡有二□分的氣，也忍耐這幾天，等太太回來，自然料理。」一席話，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，只得回房去了。

這裡探春氣的和李紈尤氏說：「這麼大年紀，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。這是什麼意思，也值的吵一吵，並不留體統？耳朵又軟，心裡又沒有算計，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，作弄出個獸人，替他們出氣！」越越越氣，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。媳婦們只得答應著出來，相視而笑，都說是：「大海裡那裡撈針去？」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。都說不知道。眾人也無法，只得回探春：「一時難查，慢慢的訪。凡有口舌不妥的，一總來回責罰。」

探春氣漸漸平服，方罷。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：「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，每每的造出些事來。前日賴藕官燒紙，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，他纔沒話。今日我給姑娘送綉子去，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，噉噉喳喳的，見了我來，纔走開了。」探春聽了，雖知情弊，亦料定他們皆一黨，本皆淘氣異常，便只答應，也不肯據此為證。

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，便是探春處當差的，時常與房中丫鬢們買東西，眾女孩兒都待他好。這日飯後，探春正上廳理事，翠墨在家看屋子，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。小蟬便笑說：「我纔掃了個大院子，腰腿生疼的，你叫別的人去罷。」翠墨笑說：「我又叫誰去？你趁早兒去，我告訴你一句好話，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，防著些兒。」說著，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。

小蟬聽說，忙接了錢，道：「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，等我告訴去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出來。至後門邊，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，都坐在台階上，說閒話呢，夏婆亦在其內。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，他且一行罵，一行說，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。夏婆子聽了，又氣又怕，便欲去找艾官問他；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。小蟬忙攔住說：「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？這話怎麼知道的？可又叨登不好了。說給你老人家防著就是了，那裡忙在一時兒？」

正說著，忽見芳官走來，扒著院門，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：「柳孀子，寶二爺說了：晚飯的素菜，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，只不要攔上香油弄膩了。」柳家的笑道：「知道。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？你不嫌腌臢，進來逛逛。」

芳官纔進來，忽有一個婆子，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。芳官戲說：「誰買的熱糕？我先嘗一塊兒。」小蟬一手接了，道：「這是人家買的，你們還稀罕這個！」柳家的見了，忙笑道：「芳姑娘，你愛吃這個，我這裡有。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，他沒有吃，還收在那裡，乾乾淨淨沒動的。」說著，便拿了一碟子出來，遞給芳官，又說：「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。」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。芳官便拿著那糕，舉到小蟬臉上，說：「誰稀罕吃你那糕！這個不是糕不成？我不過說著玩罷了，你給我磕頭，我還不吃呢！」說著，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，扔著逗雀兒玩，口內笑說道：「柳孀子，你別心疼，我回來買二斤給你。」小蟬氣的怔怔的，瞅著說道：「雷公老爺也有眼睛，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！」眾人都說道：「姑娘們罷喲！天天見了就咕唧。」有幾個伶透的，見他們拌起嘴來了，又怕生事，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。當下小蟬也不敢□分說話，一面咕嚕著去了。

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，忙出來和芳官說：「前日那話說了沒有？」芳官道：「說了。等一兩天，再提這事。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。前日那玫瑰露，姐姐吃了沒有？他到底可好些？」柳家的道：「可不都吃了。他愛的什麼兒似的，又不好合你再要。」芳官道：「不值什麼，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。」

原來柳家的有個女孩兒，今年□六歲，雖是廚役之女，卻生得人物與平、襲、鴛、紫相類。因他排行第五，便叫他五兒。只是素有弱疾，故沒得差使。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鬢差役人多，且又聞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，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。正無路頭，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，他最小意殷勤，伏侍的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，芳官等待他也極好。如今便和芳官說了，央及芳官去和寶玉說。寶玉雖是依允，只是近日病著，又有事，尚未得說。

前言少述。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，回復了寶玉。這裡寶玉正為趙姨娘吵鬧，心中不悅，說又不是，不說又不是，只等吵完了，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，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。今見他回來，又說還要些玫瑰露給柳五兒吃去，寶玉忙道：「有著呢，我又不大吃，你都給他吃去罷。」說著，命襲人取出來。見瓶中也不多了，遂連瓶給了芳官。

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，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歡問，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，便回到廚房內，正吃茶歇著呢。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，迎亮照著，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，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，母女兩個忙說：「快拿鏟子燙滾了水。你且坐下。」芳官笑道：「就剩了這些，連瓶子給你罷。」

五兒聽說，方知是玫瑰露，忙接了，又謝芳官。因說道：「今日好些，進來逛逛。這後邊一帶，沒有什麼意思，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，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。」芳官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往前去？」柳家的道：「我沒叫他往前去。姑娘們也不認得他，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，又是一番口舌。明日託你攜帶他，有了房頭兒，怕沒人帶著逛呢？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。」芳官聽了，笑道：「怕什麼？有我呢！」柳家的忙道：「噯喲喲！我的姑娘！我們的頭皮兒薄，比不得你們。」說著，又倒了茶來。芳官那裡吃這茶，只漱了一口便走了。柳家的說：「我這裡占著手呢，五丫頭送送。」

五兒便送出來。因見無人，又拉著芳官，說道：「我的話，到底說了沒有？」芳官笑道：「難道哄你不成！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，並沒補上：一個是小紅的，璉二奶奶要去了，還沒給人來；一個是墜兒的，也沒補。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。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：『凡有動人動錢的事，得挨的且挨一日，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。』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，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著，何苦來往網裡碰去？倘或說些話駁了，那時候老了，倒難再回轉。且等冷一冷兒，老太太、太太心閒了，憑是天大的事，先和老的兒一說，沒有不成的。」五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卻性兒急，等不得了。趁如今挑上了，頭宗，給我媽爭口氣，也不枉養我一場；二宗，我添了月錢，家裡又從容些；三宗，我開開心，只怕這病就好了。——就是請大夫吃藥，也省了家裡的錢！」芳官說：「你的話，我都知道了，你只管放心。」說畢，芳官自去了。

單表五兒回來和他娘深謝芳官之情。他娘因說：「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！雖然是個尊貴物兒，卻是吃多了也動熱，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，也是大情。」五兒問送誰，他娘道：「送你姑舅哥哥一點兒。他那熱病，也想這些東西吃。我倒半盞給他去。」

五兒聽了，半日沒言語，隨他媽倒了半盞去，將剩的，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。五兒冷笑道：「依我說，竟不給他也罷了。倘或有人盤問起來，倒又是一場是非。」他娘道：「那裡怕起這些來，還了得！我們辛辛苦苦的，裡頭賺些東西，也是應當的。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？」說著，不聽，一徑去了，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。他姪兒正躺著。一見這個，他哥哥、嫂子、姪兒，無不歡喜。現

從井上取了涼水，吃了一碗，心中爽快，頭目清涼。剩的半盞，用紙蓋著，放在桌上。

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——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伴兒——走來看他的病，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，是趙姨娘之內親。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，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。因他手頭寬裕，尚未娶親，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致，一心和父母說了，娶他為妻。也曾央中保媒人，再四求告。柳家父母卻也情願，爭奈五兒執意不從。雖未明言，卻已中止，他父母未敢應允。近日又想往園內去，越發將此事丟開，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，自向外邊擇婿了。錢槐家中人見如此，也就罷了，爭奈錢槐不得五兒，心中又氣又愧，發恨定要弄取成配，方了此願。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，不期柳家的在內。

柳家的見一群人來了，內中有錢槐，便推說不得閒，起身走了。他哥哥嫂子忙說：「姑媽，怎麼不喝茶就走？倒難為姑媽記掛著。」柳家的因笑道：「只怕裡頭傳飯，再開了出來瞧姪兒罷。」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，拿在手內，送了柳家的出來，至牆角邊，遞與柳家的，又笑道：「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，誰知這五日的班兒，一個外財沒發，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，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，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，你哥哥分了這些。昨兒晚上，我打開看了看，怪俊雪白的。

說：拿人奶和了，每日早起吃一鍾，最補人的。沒人奶就用牛奶，再不得，就是滾白水也好。我們想著，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。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，他說鎖著門，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。本來我要瞧瞧他去，給他帶了去的，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，各處嚴緊，我又沒什麼差使，跑什麼？況且這兩日風聞著裡頭家反宅亂的，倘或沾帶了，倒值多了。姑媽來的正好，親自帶去罷。」

柳氏道了生受，作別回來。剛走到角門前，只見一個小兒笑道：「你老人家那裡去了？裡頭三次兩趟叫人傳呢，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。你老人家從那裡來了？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，我倒要疑心起來了。」那柳家的笑道：「好小猴兒崽子！你也和我胡說起來了！回來問你。」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